

我为“国外激光”刻蜡纸

周稳观

“国外激光”创刊五十周年了。我虽不是一个创刊元老,但从1965年起,也曾为“国外激光”工作了近十年,从一个丝毫不懂“激光”的文科毕业生,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总算有了一知半角的认识,为日后进入“中国激光”编辑部工作打下了基础,“国外激光”对我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摇篮。

我为“国外激光”翻译了几十万字的俄文文献,也为她的出版发行做过一些工作,但最使我难忘的,是莫过于为“国外激光”刻蜡纸了,说来这似乎是一个笑话,但可不是天方夜谭,在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这确实确实地发生过,犹如近在眼前一样。

那是十年“文革”时期,很多老牌的期刊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停刊了,只有“国外激光”和“激光索引”还在勉强出版,但一股左倾思潮总是时时在发难。有人打着造反的旗号,发出了这样的责问:别的期刊都停了,难道你是马列主义的旗刊吗,为什么还不停刊?当然,“国外激光”是自然科学期刊,虽然当时无奈地刊登一些语录之类的政治标签,但她不可能是宣传马列主义的政治期刊,充其量是坚持了一点唯物主义,因此无法在如此大风大浪的思潮中坚持下去,终于在1969年停刊了,全体人员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为大字报所淹没了。

但科技在发展,国外在前进,当时,新的激光工作物质在不断地被发现,新的激光波段在不断地被拓展,新的激光应用领域在不断地被开发,而我们却不能为科研人员提供新的信息,更不能为他们提供国外创新性的理论文章。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停刊带来的负面影响,商量着要为“国外激光”正名,要将“国外激光”复刊。但是,停刊容易复刊难,经费、排版、印刷、出版、发行……,都是一道道不低的坎。于是,编辑部想出了一个现在电脑时代看来很可笑的方法:油印,象地下工作者那样,先用油印的方法将国外有关激光的一些最新进展传递出去。于是,在大学因勤工俭学而刻印过教材,而在近期的这场运动中刻过不少“红色”歌曲的我就担当起了为“国外激光”刻蜡纸的任务,一支铁笔、一块钢版、一台油印机,用这些

现已进入历史博物馆,当代年轻人可能不认识的简单工具,开始了我的刻印工作,半月一期,一期32开8页,整整坚持了半年,我的刻字技术,随着钢版的纹路,居然能刻出一手美观大方的仿宋体。可惜这些资料随着几次搬家和不被重视,早已丢失殆尽了,不然的话,倒可以作为“文物”保存了。但现在只能靠回忆来珍藏这段历史了。

在半年的油印试运营后,到1969年的下半年,总算盼到了铅印出版的曙光,但那也只是32开的小开本,像上海“支部生活”那样大小,也是半月一期,页码可能多些,信息量大了些,但比起16开本的正规杂志来说,这只能是小儿科,况且这些小开本的铅印本也和油印本一样,没有保存,只能作为历史的回忆了。

经过半年的油印和半年的小开本印刷,第二年,也即1970年,经过众人的努力和有关领导的支持,“国外激光”终于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一年停刊(半年油印,半年小开本)这段曲折的历程,也反映了当的政治背景,更使我们这些办刊人历经了磨练,深知申请一个刊号的不易,办好一个刊物更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无缘无故的停刊,更是对读者、对科研事业的不负责任。

当然,编辑部中也有一些类假“清洁工”的工作,例如“国外激光”的承印厂家在上海市区,而编辑部所在的上海光机所在远郊嘉定,每期刊物出版后总有几百本样书要拉回到编辑部分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交通和条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的情况下,开始时我就用小扁担把样书挑到公共汽车站,然后给公共汽车回到嘉定,后来条件好些了,用个小行李车重复上述的工作,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我去“中国激光”工作的头几年,真是:

国外激光五十年,创业艰辛守业难。

喜看今朝新辈出,继往开来续新篇。

贺国外激光创刊五十周年

周稳观

国外经验须借鉴， 外为中用是关键，
激光睿智创新路， 光大发扬果满园。
伍个十年创业路， 拾级而上步步艰，
岁岁年年新辈出， 庆贺声中更争先。